



增訂二版

騎經的世界



白川靜 著
杜正勝 譯



東大圖書公司

經典

詩經的世界

白川靜

白川靜 著
杜正勝 譯



東大圖書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詩經的世界 / 白川靜著;杜正勝譯.——增訂二版一刷.

——臺北市;東大,2009

面;公分.——(經典系列)

ISBN 978-957-19-2975-0 (平裝)

1.詩經 2.研究考訂

831.18

98011001

◎ 詩經的世界

著 作 人 白川靜

譯 者 杜正勝

發 行 人 劉仲文

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發 行 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電話 (02)25006600

郵撥帳號 0107175-0

門 市 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1年6月

增訂二版一刷 2009年7月

編 號 E 53012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警字第○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，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9-2975-0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增訂版說明

杜正勝

在學術研究日新月異的今天，一般風氣傾向趨新，一種著作能延續幾十年者並不多，往往只有當代性，缺少長久性。我雖然不敢斷言本書《詩經的世界》的持續性多久，但就《詩經》或詩經學的領域來說，即使本書距離原作初版將近四十年，還是值得一讀。

此非敝帚自珍，嚴格說，我只是翻譯者，說不上是「敝帚」二字。因為本書代表近代《詩經》研究的新潮流，可惜我們學界對此一學風所引領的新境界還沒有足夠的重視，我雖在學術生命垂暮之年，仍急切地推介年輕時代的譯作，即是珍惜近代思想解放後的新學風之故。

本書一九七〇年初版。臺灣在那個資訊相當封閉的時代，友人邱成章兄知我以中國上古史為志業，因有親友居留日本，遂很快取得一冊送我研讀，慇懃我譯成中文，並且安排在朱一冰先生主編的《幼獅月刊》連載。這大概是一九七二至七三年

間的事，翌年我在赴英留學的前夕，收入幼獅月刊學術叢書。千禧年聖誕平安夜我為改版作跋時表示，無從追憶讀到本書原作的緣由，那時真是健忘，現在回想起來特為補正，不但記錄個人學術生涯的往事，也感謝數十年前的友情。

幼獅叢書本我現在手邊只保有初版三刷，那是距初刷七年的版本，就學術著作而言，算相當「暢銷」。這個版本最後有幾刷，我沒考察，進入九〇年代準備改版，我和《幼獅月刊》的約期已滿，遂改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，並請作者白川靜先生作一改版序言。改版過程費了一些周折，前後歷時近十年，在本書「譯本新版跋」有所交待。

改版是一件不小的工程，增益插圖超過百幅，每幅圖都註明來歷，作為譯者，自認無愧於白川先生，對讀者也算負責。這次再版又作了小幅度的修訂。

配圖是一門學問，尤其對已經消失的社會和文化，是一種歷史重建。中國自古就有左圖右書之說，圖像和文字同樣具備傳達信息的功能，這觀念十幾年來普遍獲得歷史學界的認同，所謂圖畫意象的研究已不限於傳統的藝術史而已了。何況《詩經》涉及名物，古來研究亦不乏窮究圖考者，以徐鼎《毛詩名物圖說》和日人岡元鳳《毛詩品物圖考》最通行。本書改版的插圖引用不少考古、金石的新資料，雖為本書論述的範圍所限，但因圖見史，當遠過於前賢。

本書日文可能為牽就「中公新書」的系列，原題「詩經」，中文譯本怕徒生混淆，乃改為「詩經研究」。然而作者在中譯本之前後別有學術專著《詩經研究》，先是銅版油印本（一九六〇），後由京都朋友書店出版（一九八一）；而且「中公新書」本來就有通俗化的意味，書題「研究」也太生硬了。於是改版時易名為「詩經的世界」，不但切合本書的內容，與作者其他類似著作《甲骨文的世界》、《金文的世界》也相吻合。同一本書，卻有不同名稱，就是這緣故。

說明本書出版瑣事的過程後，乘這次再版，我覺得有必要從《詩經》呈現的歷史以及詩經學的發展，為《詩經》研究及本書說幾句話，於是寫了「譯者導言」，特別討論詩史的問題。二、三十年前我教授中國上古史時，曾比較全面地引用《詩經》的材料來建構西周史，這篇「導言」當然不可能重複過去的講義，只針對幾個事例作方法學的分析說明而已。希望對研究《詩經》或閱讀本書有一些幫助。

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五日記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詩經的世界改版序

白川靜
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中央公論社出版的《詩經》，由杜正勝先生譯為中文，作為《幼獅月刊》學術叢書中的一冊刊行。在譯序中，對於我研究《詩經》的方法與解釋，已有極深刻之介紹，無庸贅辭說明。但由於此書乃為學術普及而作，因此我關於《詩經》研究，則另有專論之著作。

就《詩經》與《萬葉集》的比較文學研究，大體此書已能盡其概要：以《萬葉集》解釋《詩經》者有之；以《詩經》解釋《萬葉集》者亦有之。我國文學自《萬葉集》之後，藉由詩歌、說話、小說、劇曲等各範疇的發展，也和中國文學的展開有頗多相似之處。這是在文學發生的基盤上，有共通的歷史發展法則，在中世，或是近世，在其各自的歷史性格上，規定了其文學形式的緣故罷！因此，自《萬葉集》以來，歷經數百年，斷續及於現代，比較文學的研究是可能有豐穰成就的領域。而且，那種關係在其他文化領域可望能找到事例，這說明了兩者文化的親緣性，是歷

史的事實。我期盼能由《詩經的世界》一書，試圖追求這種研究的端緒。

此書新增插圖，改版新裝，讓我的宿願能夠得到更廣泛的理解，感到很高興。
對杜正勝先生翻譯的辛勞，再致深切謝忱。

一九九四年二月

1. 譯者按：指日本。

2. 譯者按：童話、神話、民間故事、傳說等皆謂「說話」。

譯者自序

杜正勝

日人白川靜氏著《詩經》，我認為方法新穎，識見卓越，很值得介紹給國內對中國古典學問有興趣的朋友。民國六十一年夏天，乘暑假閒暇，盡二十日之功，譯完初稿。後來把稿子交給《幼獅月刊》發表，從民國六十二年正月月起，按月連載，分七期刊登完畢。今年秋天，《幼獅月刊》將舊稿重新整理編排，就成這本小冊子，與大家見面。

我認為本書有以下兩大特色。第一，作者從民俗學的觀點，嘗試將古代中國人的人生和精神點活起來，於是我們研讀古典，不再如同嚼蠟，或以為與當代毫無關係的教條。讀本書可以勾勒出一幅祖先生活的圖畫，他們的喜怒哀樂愛惡欲皆在其中，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泉源，也是總匯。時至今日，我們和這條臍帶還是切不斷的。但這樣說並不意味《詩》篇時代中國先民的情感與思想我們很容易把握，否則，便無所謂民俗學觀點的新解釋了。通常一般所謂的傳統中國應是指宋明以下的中國

社會，宋明以前的六朝隋唐是另一箇面貌，秦漢又是一箇面貌，先秦以上更不知有幾箇面貌。尤其兩周時代，國家形態是城邦，社會組織還是氏族共同體，那時代的歷史面目去後世已遠，是不能輕易以「此心同，此理同」來含攝的。這也是作者批評葛蘭言(M. Granet)和松本雅明(見本書三〇〇頁)的原因；而本書多引日本《萬葉集》解釋《詩》篇，也因為作者認為《萬葉》的社會發展階段與《詩》篇時代有共通之處。這要相當有歷史發展的概念，纔會考慮到這層的。

說《詩》儘可馳騁新說，終不可捨棄訓詁，這是作者再三告誡的。白川先生深通小學，能讀殷周文獻，成一家之言；故雖標榜民俗學釋《詩》，終不至於臆說肆論，遊談無根。然而本書的另一特色就在釋《詩》基於訓詁而不以訓詁為足，不像某些學者脫離不了章句疏解的風氣。讀章句疏解之作大抵只能拾取一二雜碎知識，引發零散的共感，想對先民精神有整體的領會的話，廣度和深度都不夠的。本書將風、雅、頌打散，摻雜揉和，目的在建立《詩》篇時代的中國社會，使讀者對古史產生立體感，以領會當時中國先民的感情和生活。故全書編排，首先引導讀者走進古代歌謠世界，聆聽氏族共同體的祭祀樂歌，所謂「山川歌謠」。古人說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。氏族共同體時代對大自然的禮拜是人生要務，禮拜儀式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。因社會歷史的演進，人從自然的、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，開始歌頌人生，乃

形成戀愛詩；同時，傳統神的權威逐漸為氏族長所取代，社會階級開始分化。這段過程的詳情，請讀本書第三、四兩章。作者另闢一章論〈貴族社會的繁榮與衰落〉，如果說這章是西周的政治史，而前面數章可以說是社會史。基於訓詁而不以訓詁為足，其鵠的則在於史。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人也宜讀本書。

關於本書的學術價值，讀者參讀末章〈詩篇傳承與詩經學〉自可明瞭，毋須譯者多贊一詞。大體上其治學方法比前賢更新穎而且更精密，體系規模也較恢宏博大。作者自期頗高，就本書水準說，尚能符其期望。上舉本書特色之大端，僅針對時下國內的《詩經》研究而發，希望借他山之石以攻自己之錯，為文史學界提供一面新鏡子。作者精通中國小學，著有《說文新義》、《漢字》等書。論金文之作有《甲骨金文學論叢》（油印本）、《金文通釋》（白鶴美術館誌，已出至第三十八冊）。他以深厚的甲骨金文學養，深入淺出，寫一本《金文的世界》（一九七二，東洋文庫），根據金文建立西周歷史。日本學者有一項長處，喜歡在專門研究之餘寫一些小書，供普通讀者閱讀。本書亦然，它的基礎建築在作者的三冊專論《稿本詩經研究》之上。本書雖說淺近，專家讀來亦可獲益，因為專門論著的精華都收在這本小冊子裏。

本書原題《詩經》，譯本改作今名，較不易產生誤解。原書西元一九七〇年中央公論社出版，該社編入《中公新書》二二〇號。

作者旁引《萬葉集》比釋三百篇，譯者不通日本古典文學，中國詩詞亦非所長，本書和歌中譯，唯疏通大意而已，間有日本文學歷史之專名，特加*記號，稍事譯註，以便流覽。《詩》篇加註，仿原著體例，亦方便普通讀者閱讀。不過在註文方面，不墨守原作，譯者略有增刪，然求不違背作者本意而已，作者的解釋與通說距離較遠的地方則加上「作者云」，以資識別。

成書校稿前夕，我將有遠行，不能針對本書內容申論或批評，草草寫下這篇短序向讀者塞責，非常抱歉，更希望讀者不吝糾繆指教。

民國六十三年九月記於臺大歷史研究所

譯者導言

杜正勝

——詩史的開始與回歸

《詩》三百篇是今存中國最早的著作之一，任何詩篇一出現，即是當代史料，可以稱作「詩史」。不過《詩》篇創作或整理之後，隨即被作為其他應用而格言化，並且很快地形成和《詩》篇本身幾乎沒有什麼關連的解釋而經典化，尊之為《詩經》。中國人戴上有色眼鏡或凹透鏡、凸透鏡讀《詩經》已兩千多年，近代學術的一大突破就是把各色各樣的眼鏡摘下，恢復《詩》篇的本來面目。

這是歷史重建的新學風，還原《詩》篇到作詩時代的歷史情境，從詩歌透視歷史。換句話說，將兩千年脫離歷史的《詩》篇回歸歷史的原貌。白川先生這本著作可以說是此一新學風的一支異軍，對中國歷史的重建，有相當的貢獻。我在初譯三十多年之後，值改版本再版之際，再寫這篇導言，並不想全面鋪陳三十年前我從《詩

《經》看周史的講義，而是舉隅式地就幾點歷史環節，說明《詩經》可補史書，尤其是《史記》之不足，也在兩千年誤解《詩經》之後，試著追尋《詩》篇的本來面目。

六經皆史，到所有文獻都是歷史，再到即使非文字的物質也是史料，可用以建構歷史，這三階段的演變，自十八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期，超過一百五十年，中國學術界基本上已經成就了。今天距離二十世紀初又快百年，研究《詩經》的第一個前提當然應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發展，不能走回二十世紀以前的老路。也就是說，《詩經》，不論你個人的偏好，它的第一義不能脫離中國上古史史料的性質，可以提供我們建構古代社會之用。這類資料不勝枚舉，我姑舉周初周公東征這件大事來說。

歷史傳述，周武王卒，其子成王年幼，其弟周公攝政。有一說，周公站在君王所站的位子（踐阼），兄弟管叔和蔡叔放話說周公要取代成王，他們被封在東方，遂不聽聞中周王朝的命令，於是周公親征。這件大事《史記》〈周本紀〉只說：「管、蔡畔周，周公討之，三年而畢定」；《魯世家》也只說：「東土以集，周公歸報成王」。沒有傳達多少歷史情況。《詩經》的訊息就不同了，國風的豳風有幾篇講述東征之役，可以給我們更具體的內容，更真切的歷史實情。

豳的故地在今陝西涇水中游的邠縣一帶，是傳說周人祖先公劉以下歷經十代的

居地，到周公的曾祖父太王時才從這裏搬遷到岐山下的周原，周公東征的核心部隊應該和豳地子弟密切相關，詩人為他們唱出的心聲遂列入所謂的豳風。這場周族內部的權力鬥爭牽動國際政局的震盪，甚至危及這個剛剛誕生的周王朝之存亡，關係不可謂不大，然而因為有豳風的詩篇我們才能回到三千年前的歷史場域。

豳風東征詩，我們不但聽到殺伐的號角，也聽到厭戰思鄉的哀歌。《破斧》說，周公東征，戰士的武器砍殺得刃口都捲起來，都鈍了，使得附從管蔡叛離的東方國家個個就範，個個歸順，個個收斂。

既破我斧，又缺我斨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皇（匡正也）。

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錡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吡（化也）。

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鉞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邁（收斂也）。

不過，我們可憐的戰士也該休息了吧，我們的功績也該褒揚讚美了，我們不要再戰了。

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將。

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嘉。

哀我人斯，亦孔之休。

東征戰士的哀怨在另一篇《東山》詩傳達得更悲切。從陝北黃土高原到東方黃

淮平原作戰的幽地子弟，日月暴露在濛濛細雨的原野，不見故鄉家園已經三年了。

我徂東山，惛惛不歸，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

自我不見，于今三年。

一想到西土的家鄉就悲從中來，身在東方的我不斷呼喚要回家去！要回家去！趕快整理歸返的行裝吧，我們不要列陣作戰，也不要銜枚疾行。

我東曰歸，我心西悲。制彼裳衣，勿士（事）行枚。

但是戰爭尚未終止，有家歸不得，蜷在戰車下露宿，好比桑葉下的蠶一般。

蜎蜎者蠶，烝在桑野。敦彼獨宿，亦在車下。

故鄉家園，夢中神遊方得一見。回到自己的家，門庭竟然爬滿藤蔓，進入室屋，窗戶張掛蜘蛛，室內到處鼠婦在蠕動。大門外的曠地荒廢成鹿場，夜晚鬼火四處閃爍。然而此情此景並不可怕，因為它是我的家。

果臝之實，亦施于宇。伊威在室，蠨蛸在戶。町疃鹿場，熠燿宵行。不可畏也，伊可懷也。

門外長了一個大蟻丘，鵲鳥飛來停在上面，拉長脖子鳴叫，我卻聽聞到家屋內面妻子的嘆息，她正在清掃，準備迎接我歸來。

鸛鳴于垤，婦歎于室。洒掃穹窒，我征聿至。